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〇九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重要啟事

一、各縣新華書店、分銷處，自七月份起將報紙交該縣郵局發行，六月以前之帳目手續，經清往來，由各書店分銷處負責清理，請讀者注意。

二、請邊區一級各機關、個人訂戶以及各縣，將後半年所需報紙總份數和預訂款務須在本月十日前寄來，以便寄發，逾期則按自覺停發。

三、各地書店、分銷處將前半年所欠報費、得收回之舊報請速寄來，否則應由各該領導機關和原職幹部負責清理。

四、請各地讀者訂報按實有日期計算，原登「每月三千元」有誤，特此更正並致歉意。

五、自四月以來，所發有關定報發行工作通知等文件，請交該縣郵局參照辦理，（不另通知）。

晉綏日報發行科
郵政管理局

「七七」抗戰十週年紀念日
中共中央對時局口號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七七」抗戰十週年紀念日，發布對時局口號如下：

（一）全解放區軍民團結起來，發展正義的愛國自衛戰爭，堅決、澈底、乾淨、全部的消滅一切蔣介石進犯軍！

（二）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背叛政協決議，執行內戰獨裁賣國政策的蔣介石政府，恢復政協路綫，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只有民主的聯合政府，才能消滅內戰，實現和平，取消獨裁，實現民主，制止賣國，實行中華民族的獨立！

（三）反對蔣介石的內戰政策，向蔣介石要和平！懲辦一切破壞停戰協定發動反革命內戰及在戰爭中屠殺人民的戰爭罪犯，緝拿這些罪犯，交人民法庭審判，沒收他們的財產，賠償被蹂躪的人民！

（四）反對蔣介石的飢餓政策，向蔣介石要飯吃！實行抗丁、抗糧、抗款！沒收萬惡的官僚資本，沒收貪官污吏的財產，救濟飢餓的人民，救濟飢餓的學生和公教人員，救濟抗日有功的失業軍人和烈士遺族，救濟災民難民！保護民族工商業！

（五）反對蔣介石的獨裁政策，向蔣介石要自由！取消恐怖暴行，取消特務機關，釋放愛國政治犯，取消背叛政協路綫的僞國大、僞憲法，抵制蔣介石的僞選舉！

（六）反對蔣介石的賣國政策！反對蔣介石借外債打內戰！反對蔣介石用美國軍火殺害同胞！取消賣國的中美商約及一切賣國條約！否認蔣介石政府在內戰時期所借的外債！反對美國政府供給蔣介石軍火，助長中國內戰！要求一切美國陸海空軍和美國顧問團全部撤出中國！聯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在平等互惠原則下，和外國（不論資本主義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建立正常的通商友好關係！

（七）懲辦日本戰犯岡村寧次！懲辦「九一八」以來一切日本侵華罪犯及漢奸賣國賊！制止日本侵略勢力復活，實現日本民主化！日本賠償中國的物資，必須交人民分配，反對蔣介石利用賠償打內戰！

（八）向偉大的人民解放軍致敬！向民兵、游擊隊致敬！向戰鬥英雄、人民功臣致敬！向愛國自衛戰爭中犧牲的烈士及其家屬致敬！向愛國自衛戰爭中受傷和殘廢的榮譽軍人致敬！人民解放軍全體將士們，進一步提高戰鬥力，學習陣地戰，學習迂迴戰術，勇敢的殲滅敵人，不讓一個敵人逃跑，全部消滅進犯軍，奪取敵人武器裝備自己！一切爲人民服務，嚴守紀律，保護人民！

（九）向偉大的解放區人民致敬！向勞動英雄、模範幹部致敬！加緊羣衆工作，執行羣衆路綫！幹部必須和羣衆打成一片，保護羣衆利益，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幫助軍隊作戰，軍民團結，消滅萬惡的反動派！

（十）堅決執行土地改革，實現耕者有其田，務使一切無地及少地的農民獲得足夠的土地及生產工具！保護中農，保護民主份子，懲辦土豪劣紳！

（十一）發展生產，厲行節約，務使解放區有足夠的糧食、軍需品、民需品！處處從全面與長期着想，支持愛國自衛戰爭！

（十二）國民黨軍隊官長們，不要作無謂的犧牲，不要丟下你們的父母妻兒，替賣國賊、獨裁者送命，蔣介石的崩潰已不可免！舉行起義、反獨裁、反內戰、罷戰！放下武器的將受優待，停止作惡的將受寬恕，回到孫中山的革命立場上來！國民黨員們，停止作惡，停止反動罪行，轉到人民方面來！只有脫離反動陣綫，才有出路！

（十三）向蔣管區反內戰、反飢餓、反獨裁、反恐怖、被監禁被殺害的人民及其領袖們致敬！向在蔣介石恐怖下一切民主黨派、一切民主戰士們致敬！一切民主黨派內的民主份子，團結起來，爭取民主的勝利！

（十四）向爭取自由的少數民族與海外僑胞致敬！團結起來，爭取民族國家的自由平等！

（十五）全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愛國青年、婦女、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及少數民族、海外僑胞、一切愛國份子，聯合起來，組織全民族的統一戰綫，反對蔣介石的賣國、內戰、獨裁，建立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

（十六）人民解放軍萬歲！全民族的統一戰綫萬歲！民主的聯合政府萬歲！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晉綏軍區司令部公佈：
一年愛國自衛戰果總結

解放縣城九座，斃傷俘敵三萬九千餘名，繳各種槍一萬一千餘支，各種砲三九七門，子彈一百萬餘發。

（本報訊）晉綏人民解放軍在一年愛國自衛戰爭中，獲得巨大勝利，共斃傷俘敵軍三萬九千餘人，曾配合友鄰部隊，將晉綏與晉察冀區、陝甘寧邊區聯成一片，並使閻錫山軍僅能困守太原及其外圍少數城鎮。軍區司令部頃公佈一年愛國自衛戰績及戰役經過：閻錫山於去年五月中到六月底，將其四十九師、三十九師、七十二師、七十一師、七十三師、[illegible]及八十一師、七十一師各一個團、四十師二個團，保安[illegible]各一部，合日軍[illegible]，大舉向我晉中平川解放區進犯，先後侵佔我太谷、徐溝、祁縣、平遙、介休、汾陽、孝義、文水、交城、清源等地，[illegible]麥，抓丁，燒殺搶掠，無所不為，我軍仍堅持[illegible]。我軍在晉北[illegible]，自衛反擊戰役，從六月十六日到八月十一日的晉北戰鬥中，收復[illegible]、寧武、崞縣、五台、[illegible]、代縣、繁峙、原平、[illegible]等縣城，[illegible]、陽明堡、軒崗、[illegible]等重要據點，共[illegible]。

在晉北戰役結束時期，大同閻軍不斷向我進犯，我晉綏與晉察冀人民解放軍[illegible]展開大同[illegible]，自八月十四日到九月十九日[illegible]，[illegible]我軍在大同附近[illegible]，[illegible]。此時蔣介石[illegible]。[illegible]一百零三個，控制同蒲路北段六百里（北自大同附近，南至太原北七十里之新村車站），口泉、軒崗、陽泉[illegible]，困圍忻縣，[illegible]由大同[illegible]北段，南由忻縣北犯，我軍反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點五十個，使晉西南與晉西北打成一片，陝甘寧、晉綏、晉冀魯豫三大解放區的聯絡，[illegible]後方，[illegible]胡宗南[illegible]胡宗南軍事，[illegible]力向我[illegible]，殲滅蔣胡軍第六十七旅大部，[illegible]今春一月[illegible]，[illegible]呂梁山[illegible]，殲[illegible]以西[illegible]。

[illegible]文水城。

總計自去年七月到今年五月期間，晉綏部隊[illegible]作戰的戰績如下（本區部隊在友鄰區作戰不在內）：（一）共作戰[illegible]九百一十五次，斃傷俘[illegible]八千[illegible]名，[illegible]共斃傷俘[illegible]。

保衛平川麥收打擊搶糧敵
我軍殲敵一個團

（本報訊）軍息：爲保衛夏收，打擊瘋狂搶糧抓丁之敵，我晉綏人民解放軍某部於本月[illegible]由文水[illegible]，攻擊[illegible]，[illegible]個[illegible]，[illegible]。

三萬九千五百一十二名，俘虜[illegible]。[illegible]

我軍橫掃保定外圍斬斷平保交通
攻克三城殲敵六千餘

（新華社晉察冀三十日電）（遲到）晉察冀人民解放軍於六月十日起在平漢北段大捷後，向保定外圍展開攻勢，自二十五日午夜到二十八日止，先後攻克徐水、[illegible]、滿城三座縣城，及[illegible]等據點，[illegible]。[illegible]

全部鐵路近百里，保定全形孤立。[illegible]外圍戰役以來收復之第十二、十四座縣城。

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顆，電台二十四架，電話機六十四付，收發報機五十付，汽車二十三輛，火車頭七輛，車皮二十五輛，十五節，[illegible]擊落敵機三架，[illegible]降落傘三十八個。（二）我解放縣城九座：[illegible]。

總觀晉綏一年來愛國自衛戰爭的形勢，由於我軍執行機動靈活的運動戰的戰略方針，使[illegible]付出重大代價，[illegible]。

通知

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一日

近來各地有部份地主為了躲避負担、逃避清算，將土地不事耕種，讓其荒蕪。羣眾普遍要求無代價耕種，爭取不荒耕地。這種要求是十分正確的，我們應堅決擁護之。各級領導同志，應迅速負責組織貧僱農，民主評議，實行合理分配，並以他們為骨幹，發起儘量不荒耕地運動，換種地主之荒地，不出任何代價，爭取不荒耕地，和災荒作鬥爭。特此通知。（不另行文）

邊區行政公署

嵐縣李家坪行政村

大部借給幹部和中農

拿義倉和舊公粮換的糜籽

貧苦群衆種籽困難仍未解決

（嵐縣訊）三區李家坪行政村在「解決貧苦群衆種籽困難」的名義下，從義倉及舊欠公粮中共換來糜子籽七石二斗，但在實際分配時，卻大部落在幹部和中農手中，貧苦群衆的困難仍未解決。村長賈懷德藉口農時緊迫，不去調查各村實際需要，就和指導員李旺榮決定按村莊大小像分配公粮一樣來分配。李旺榮為了包庇本村，給較富裕的李家坪（該村經過土地改革，貧苦群衆已分到一部果實），分了兩石，而給最貧苦的前後草城、來溝、寨則等四個林地小村，共分了二石四斗，下餘第三溝一石，高家會一石，賈家溝六斗。這已經是錯誤的，而更大的錯誤是在給各戶分配時，強調用粮食換籽，來妨礙貧苦農民，便於幹部從中賺便宜。李家坪分到糜籽後，由「農會」掌握，放在農會幹事楊奶大家中，讓農民拿粮食來自由換，結果有粮食的中農十四戶換了一石二斗四升，貧農十二戶才換了七斗六升。中農管全換了一斗二升五，只種了二升，其餘將的吃了麵。李寶小本來有糜子籽，也換了五升（他們實際上並沒有拿出粮食）。前草城主任郭副主任趙虎香、分隊長管五（富裕中農）等三戶，就分了三斗，而貧農還欠缺因缺種籽，四垧糜地只種了一垧半。後經區幹部發現後，始教育幹部退出，重分給五戶貧農。前述草城等四林地村，在糜籽分發後，尚有十四戶貧農缺糜籽六斗，無法解決，最後又拿義倉到李家坪換四部，結果只有兩戶貧農拿口粮各換一升，其他仍未解決。（呂占淸、江慶）

臨縣李家條村

貧僱農口粮解決後

能先給自己鋤地了

（臨縣訊）二區李家條村解決貧僱農口粮困難後，積極進行鋤草。該村今年由於乾種換種工作做的較好，全村三十四戶人家耕種的二千二百七十一畝山地全部入種，沒荒下一畝熟地。但在入種後，因有些貧苦羣衆缺乏口粮，要外出打忙工才能維持生活，馬上影響到鋤自己地和互助。全村有三戶僱農現在就揭不開鍋，六戶貧農每家也只有三、四升米，沒炒麵的很多。他們向農會提出，要求向富農暫借一些口粮，農會當即向二戶富農（這村沒地主）借出二石六斗小米，分配給缺口粮的貧僱農。這樣，九戶貧僱農的口粮即可吃到秋收時。僱農武玉登種五十餘畝地，過去靠打短工賣牛工過日子，常是先給別人耕作完才能輪到自己的地，此次借到六斗米後，他高興的說：「能先鋤自己的地了」。（王夫英）

保德袁家里地主袁水

偷運財物被民兵發覺

> 清出銀洋千餘元買了棉花等，這是否爲羣衆同意了值得檢查！

（保德訊）一區袁家里村地主袁水，偷運財物，被羣衆發覺。袁某歷年來爲逃避負担及羣衆鬥爭，把大兒袁馬車打發到岢嵐住，二兒逃往河西經商，家中財產都隱藏起來。最近想把財產偷運出去，大兒在上月卅從岢嵐趕回，半夜三更偷摸到家，乘夜色朦朧準備回窰，但當被民兵發覺，並將其搗出的兩包衣服扣下。隔日，即召開羣衆大會，在羣衆嚴厲追究下，袁馬車承認了偷運財物的陰謀，並將他所藏的白洋九百九十七元和大元寶兩個（一百兩）全部拿出。當由羣衆選出袁三希，向貿易局購回棉花九百四十斤和紡織零件一部，準備給全行政村貧苦羣衆解決紡織困難。（崔栗興）

河曲五區檢查搶種中

將地主荒地交貧農種

（河曲訊）五區在檢查搶種中，發現未進行土改的村莊不少地主荒蕪土地，決定均交缺地農民耕種。曲峪大地主楊四嘉婿，有十三塊地，至六月二十二仍未下種，村幹部督促她種地時，她卻用沒口粮僱不起人等藉口來推抗。武家莊區紀武錄群常在外村做營，他的十四垧地，只種過兩垧。六寨地主王所成，亦成天遊蕩，不事生產，他的十九垧地，一春天才僱人種了三垧，耕過一垧，其餘都荒了。這一問題交羣衆討論後，決定在保證不荒地的口號下，把地主荒下的土地全部交出缺地貧苦羣衆搶種。（任景德）

追出竊取果實 解決搶種困難

——石樓莊塔村貧苦羣衆——

（石樓訊）一區莊塔村，在搶種中要回被地主富農竊取的鬥爭果實，分給貧苦羣衆。上冬該村鬥爭地主劉屯狗，淸算出六百多塊白洋，被館劊取中農的被當地主王根則、富農王貴客、劉二達等竊取二百卅元。今春土地改革時，這個問題也沒得到徹底解決。這次區幹部到該村發動搶種，羣衆就這樣反映：「政府不給咱村貸牛貸粮，鬥爭出的東西又被有的人家分去，貧苦人還是沒牛沒吃的！」於是在貧僱農會議上進行翻底子，把王根則、王貴客等的底子都翻出來了，一致要求將竊取的果實全部退出，共退出耕牛五頭、白洋五十餘元、粮食一石七斗，分給十一戶貧僱農，並抽一部份錢派人去買兩石糧，解決種籽問題。在這成份後，同時進行整頓農會組織，將混入農會的地主王根則、富農王貴客、幹占奎、劉二達（農會幹事）、衛光（小隊長）淸洗出去，會員由十人發展爲十四人，另選貧農劉增生爲農會幹事，僱工甲增之爲小隊長。（劉舒昌）

河二區對紡織領導重視不够

貧苦婦女有綫變不成布

只有個別村莊做的較好

（河曲訊）二區紡織工作，由於領導上對解決貧苦婦女工具、技術問題重視不够，許多貧苦婦女仍是有紡無織，紡下綫子變不成布。去冬全區有布機一百二十三架，今年由於貧苦婦女大量增加，但機子只增加了三十二架，過去各村機子雖大都轉到貧苦婦女手中，今年新增的也多數是貧苦婦女，但離貧苦羣衆的需要仍然很遠。據全區八個行政村五月廿二日的統計，即存放一千七百多斤綫子，如三十餘戶的小村雞窩溝，有卅一個紡婦，只有一架織布機，最近統計紡綫子七十一斤，只能出四十丈布，還積存五十多斤綫子。其中貧苦婦女存的綫子很多，只好賣了去買棉花，得利較少。在技術方面，全區自擴幹會以後兩月餘，只增發出二十八個織婦。目前繼續解決貧苦婦女的工具技術困難，仍然是發展紡織的中心。

（又訊）二區在擴幹會後的兩月多，在發展貧苦婦女紡織中，有下列村莊做的較好。南行政村是全縣最貧苦的村莊，因過去幹部很少去領導，有一半自然村今年才開始開紡織，共幫助四十四戶貧農、四戶下中農共新增加織機，又組織她們用師傅帶徒弟的辦法，很快教出了五個貧苦婦女學會了織布技術，如貧苦抗屬何占元的女人，現在兩天能織出一個三丈布。劉家塔自然村先將四架公村機子，經羣衆討論，轉給了十七戶貧農、一戶中農，又幫助三家貧農新製了一架織機。使過去有四十二個不紡綫的婦女，也都紡起綫來了。劉家沙塌每架機子固定教一個對象，不多幾天就能教出來。樹兒梁紡織幹部趙改葉、劉娥女等四人，其餘分開對象來教。她們帶上自己的棉花、紡車，一面教別人，一面到自己要教的對象家裏，一邊給自己生產，一邊教會了織布。楊林塔行政村幹部王長大的女人教會了織布，又以她們兩人爲中心，組織了五個貧苦婦女，由她們負責給教技術。（張棠介、飛忠埠、銳業慶）

綏蒙細水村工作同志

領導搶種打破羣衆誤會

造成土改工作便利條件

（新華社綏蒙訊）細水村工作組同志，開始因對解決當前生產困難和幫助搶種抓得不緊，而着重調查土地，準備土地改革，以致引起某些羣衆誤會。工作同志在調查研究中召開羣衆會，一部份羣衆即在會上集體開會，決定集體開荒，全村共有地五百多垧，而搶種不到四百垧。當工作同志轉變方式，大力解決羣衆生產困難後，羣衆才搶種一段落後，工作同志召開羣衆會，他們才說出這一誤會：當時他們聽見在土地，如搞買告訴後，第一是怕政府開荒生產，村幹部不實，不行，大都荒了；第二怕在受無力耕種，可從外村分給好地；第三以爲把本村地搶種後，說不定實使羣衆借給外村分。沒牛吃的地，人受負担，但又土地卻因無力耕種。解決牛犋、口粮、籽種等困難，他們又看到外村分地，主要還是本村先儘本村分；這樣就打破了他們的顧慮，造成進一步土地改革的順利條件。（陳向）

裴大魁不務正

賣了貸到的麻籽

出租調劑的水地

——經發現後收回重貸——

（交城訊）復員軍人裴大魁，自四一年自某旅退伍後，安置在圍山莊，分給他水地一畝、坡地十畝，幫助生產建立家務，但他卻不好好勞動，遊蕩賭博，做投機買賣，把地讓羣衆代種，不給工資。今春貸款時，因未詳細調查，又貸給麻籽五十斤，調劑水地二畝，但他卻以八十斤小米，把其中一畝出租給郭和生，又出賣麻籽一百斤，換回小米七十五斤。此次檢查貸款，在農會上，大家對他提出嚴厲批評後，將出租水地及貸款收回，重新貸給貧苦農民。並將其組織在變工隊內，由農會委員負責監督管理，從生產中教育改造。（李風謙）

編後話

今天本報發表的三個消息中，有些問題值得考慮：一個是關於保德袁家里處理門爭果實的問題，一個是關於岢嵐李家坪處理由義倉粮和舊欠公粮換來的糜籽問題；一個是關於交城圍山莊復員軍人裴大魁的教育問題，我們有如下的意見：

（一）

保德袁家里羣衆門爭出地主袁水的白洋九百多元、元寶兩個，拿去買了大量棉花和紡織零件，我們認爲：在目前青黃不接時期，羣衆意見，妥當的分配，那樣簡單的倉促的處理，是很値得考慮的。此事係由那些幹部主持處理的？是否報告過上級？來稿均未說明，我們這裏保德縣以及二分區領導機關，抓緊派負責同志前往檢查。

（二）

岢嵐李家坪行政村幹部處理由義倉粮及舊欠公粮換來的糜籽，確如新聞中報導的事實所證明，是不合理的，按村莊大小分配，本來就不適合貧苦羣衆需要的具體情況了，而又採取「以粮食換籽」的辦法，結果，一方面，非但沒有認眞解決貧苦羣衆的種籽困難，而且還有可能加重貧苦羣衆的口粮困難，因爲貧苦羣衆的粮食本來就是極端缺乏的；另一方面，大部借給了幹部和並無困難的中農，這當然便利了幹部中的自私自利，從中貪圖便宜。我們認爲這個問題是嚴重的，應由岢嵐縣區領導上迅予糾正，與此事有關的幹部並應受到處分。

（三）

復員軍人裴大魁在圍山莊不事生產，專門游蕩，汚損了我人民軍隊的光榮，收回他的貸款及調劑的地是對的，應該是把他交給羣衆監督，使他受給一個農會委員（即由幹部負責）是不夠的。軍人的主要方法，首先應該組織羣衆自願結合生產制，更不能強迫編以甚麼「改造教育」，「改造教育」不是改造教育不良份子的「任務」。

再度攻克大石橋 遼南我軍殲敵二千二

犯康平敵被我迎頭擊潰

（新華社遼東前線四日電）遼南民主聯軍於上（六）月三十日，全部殲滅蔣軍獨立第三師王景安部（缺兩個營），並再度收復中長路南段重要鐵路聯絡點大石橋。遼南民主聯軍於上月十六日攻克大石橋後，蔣杜軍復糾集五十二軍重編二十五師、獨九師及由熱河調來之九十三軍暫二十二師一部，向該地反撲。我軍爲機動殲敵，乃於二十日主動撤離該地。至二十七日，蔣杜軍由錦（州）一帶調來獨三師接守，我軍乃於二十九日晚再度發動攻擊，激戰至三十日上午十時，大石橋遂再度解放，守敵獨三師師部及該師七、八兩個團另一個營與當地偽保安隊一部全部就殲，同時並擊退由營口海城來援之敵三千五百餘人。據初步統計，共俘敵團、營長以下一千八百餘，斃傷團長以下四百餘，繳獲迫擊砲十五門、擲彈筒百餘個、輕重機槍一百一十餘挺、長短槍一千五百餘枝、各種砲彈兩千發、子彈三十萬發、火車三列、戰馬五十餘匹、電台一部。（按獨三師原係偽滿洲國之建制師，爲日寇所訓練，「八一五」後被蔣杜軍收編。）

（新華社東北前線四日電）蔣軍新編騎兵軍於一日由法庫向康平進犯，民主聯軍某部於康平南三十餘里之三台子，予以迎頭反擊，自下午一時起，經兩小時戰鬥，將敵右翼一路擊潰，餘敵乃倉惶回竄，我軍追擊直至王爺陵（法庫西四十里）。此次戰鬥初步戰果，計俘敵八十餘，繳輕機槍一挺、步槍八十餘支、大車二十餘輛。

熱河我軍再奏捷音 收復煤礦中心北票

俘敵副團長以下二千餘人

（新華社東北前線四日電）熱河人民解放軍繼收復朝陽後，經四晝夜激戰，於一日晚攻克錦（州）承（德）路支線上之煤礦中心北票，全殲守敵一個團及偽團一部。偽錦東軍竄之敵三千餘，三十日搶渡大凌河，向北竄援，經我迎擊於北票以南之山地，一經接觸，敵即狼狽渡河向東南潰逃。據初步統計，共俘敵副團長及政治主任以下二千餘人，繳獲山砲二門、重迫擊砲二門、火箭砲三門、六〇砲七門、輕重機槍二十八挺、步槍八百餘支、電台三部、火車頭三個及其他物資甚多。按北票乃我東北夏季攻勢中收復之第四十三座城市。

李昆崗被俘消息傳出後 胡軍軍官情緒大落

西安人民鼓舞我陝北勝利消息

（新華社西北四日電）西安來人談：李昆崗在陝北蟠龍被俘消息，對胡軍軍官們有如一瓢冷水澆頭，胡宗南的情緒大落。胡宗南曾計劃由軍官總隊調集千餘名軍官補充其傷亡，但軍官們多不願到陝北送死，大家把委任令叫做「閻王令」，紛紛推宕拖延，以致胡宗南的計劃受阻。五月六日，解放軍收復隴縣，但自解放軍主動撤離該城後，西安各報始放馬後砲，刊登出國軍收復隴縣新聞，可是西安人民早已傳說紛紛：「八路軍已到了隴縣了！」「八路軍已到了「央」縣了」（隴縣專員閻靖師已爲我俘獲），「鐵路切斷了？……」當時西安蔣軍極爲恐慌。蔣從中央軍校七分校學生調來守城，軍官總隊軍官也在街頭警戒，三原耀縣的人一律不能入城。胡軍被困陷陝北後，西安附近人民就被「勝利捐」「慰勞費」糾纏不清，胡宗南……

淮漣阜三角地區六十萬軍民 完全粉碎敵萬人「掃蕩」

苦鬥二十五天殲敵千餘

（新華社蘇中四日電）蘇北淮（安）漣（水）阜（寧）三角地區六十萬軍民，經廿五天（五月廿至六月十五）苦鬥，完全粉碎蔣介石萬人大「掃蕩」，殲敵千餘。此次敵糾集四十四師、整四師等部六個主力團，三個保安團，傾巢出犯，蘇北人民解放軍五月二十三日主動反擊，迫使阜漣公路，敵陷孤立。蘇北各地蔣軍乃驚慌失措，急自淮安、漣水、漣水口等地增援阜寧，整四師一七七團十七日進佔群興（漣水東南），次日被殲二百餘人，一七五團亦於車橋（淮安東）附近被地方武裝阻擊，西路蔣軍部署乃被打散。六十一師一七九團殘部（該師爲蔣南……戰役被殲後補充者）被迫自沭陽繞道來援，甫抵阜寧之四鄉即被……三個團，亦由該師師長王澤浚率領，奔赴蘇嘴。此時，解放軍已北渡淤黃河，深入該師側背，使王部撲空。六月四日，解放軍復一舉攻克蘇北重鎮響水口（新安縣東北），殲敵六百餘，敵指揮「掃蕩」全局，四四師、整四師等部乃相繼被迫撤回淮（安）、漣（水）、阜（寧）三城，「掃蕩」至此完全失敗。在此二十五天內，南至馬家蕩，北至灌河，各縣民兵均配合出擊，共計殲敵一一八一名，繳砲三門，機槍五挺、步槍二四三支，子彈十萬發。

蘇北群衆創造悲壯事蹟 英勇機智保衛物資

（新華社蘇中四日電）蘇北淮（安）漣（水）阜（寧）三角地區六十萬軍民，在蔣軍延續二十五天的大「掃蕩」中，表現了機智，保衛物資，創造許多悲壯事蹟。蔣軍每到一地，即挨戶搜查，由水邊到便[illegible]，無不搜遍。另有手執鐵扦之搜索隊，在田野裏亂戳，刨墳墓，翻灰堆，河裏摸，翻找，一個墩一天四遍搜翻廿八次。但群衆機智地進行了物資大搬家，從屋內搬到屋外，從地上搬到地下，敵人到東，物資搬到西，敵人到西，物資又搬到東，使蔣軍無法找到。某村湯老太，一連三天，把政府寄存的物資搬了三個地方，結果未受絲毫損失。群衆更創造土電話，互相傳信。蔣軍除搜索外，還用酷刑逼供，雖許多人被打得死去活來，但均隻字未吐。四尖村萬大娘，蔣軍把她從樑上摜到地下，她不說；身上剝光，用四股香燒得皮肉嗤嗤作響，她不說；蔣軍一面燒，一面用鋒刀割她的肉，她還不說；蔣軍再把她掛在樑上吊打，她大聲說：「我今年三十六歲了，兒子閨女都有了，死也死得了，就把我打死，我也不說。」蔣軍無法，只得垂頭喪氣而去。

× × ×

蔣政府禁刊黑市消息 妄圖掩飾經濟危機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自上月下旬滬市物價開始狂漲後，蔣政府對經濟危機已採取鴕鳥式之掩飾辦法，禁止報紙及通訊社發表有關黑市的任何消息。據中央社二日電稱：上海市政府已明令禁止報紙刊載金、銀、外匯等黑市消息，電信局亦奉令拒絕收發有關黑市之電報，一經查出，即「依法送法院辦理」。此外，上海蔣記警察局並宣佈加強所謂「經濟警察」，即經濟特務工作，向民間商業及金融業開刀，以便於四大家族進一步壟斷。

又要製造又想掩飾

蔣賊對反蘇謠言的苦惱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蔣介石宣傳機關的反蘇謠言，近已發展到連自己都害怕的地步。中央社六月三十日發表電，爲了掩飾此次四平的蔣軍的慘重損失，又重複其所謂「解放軍備有蘇聯武器」之援助的謠言，但隨即又覺得太荒唐了，怕被質問時要負造謠的責任，趕忙發電更正稱：「八十二號電共軍獲蘇聯武器之援助，請刪去」。據悉：蔣介石已通令所部在造謠時，一律用「某方」含糊的不負責的字樣，以便推諉。

三十萬堤工的戰鬥

杜林

十六日中午，我到了壽張孫口險工新修的河堤上，黃河濁浪滔滔，新修的河堤被浪濤嚙噬，不斷倒塌，落水轟響驚人。農民們冒着如火的炎陽，捨命的搶修堤圍，石硪落地，全堤爲之震動。硪頭卜雙全是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鬍鬚斑白，衣服上掛着銀質的「毛澤東獎章」，他以河民固有的英雄氣概，拚命打硪，大家齊聲喝彩，「舉紅旗呀！」不知道誰提議喊了一聲，頓時萬口響應，一齊回頭望着在堤上迎風飛揚的紅旗，上面繡着「功高大禹」「黃水屏藩」「破工英雄」」。土工們揮動鐵鍬，競賽擔土，照一般的習慣，每人每天只能擔兩個土方，但是翻身農民們自動增到了四個土方，有的竟達到四方半。運石車結隊向堤上湧來，上面載着石頭、石碑、石磨，工料實在太缺乏了，農民們爲了戰勝蔣介石製造的災難，不惜貢獻出自己一切的一切。

突然，對岸蔣偽軍的迫擊砲向險工轟擊起來，砲彈接二連三的在人羣附近爆炸，濺起泥水，落了堤工們一身。砲聲未停，機關槍緊接着瘋狂掃射。堤工們對這種事情，已經司空見慣。依然沉着的工作着。六十二歲的硪頭劉萬良在堤上，指着對岸的蔣偽軍罵道：「蔣介石小舅子，你敢到這邊來！老子活了六十多年，沒拚的過你！」其他堤工們，把硪抬得更高，摔得更重了，大家吆喝着唱：「齊心合力呀，嘿！揍死你個蔣介石呀，嗯！……呀。」

我正驚嘆堤工們的沉着鎮定，討厭的美造蔣介石飛機又來了，擦着樹梢飛過附近，播音筒立時傳出「隱蔽」的號令，堤工們迅速躲入預先挖好的防空洞裏。我躲的防空洞內有個民主政府的幹部，我問他：「像這個樣子，堤工怎麼能進行呢？」他掏出一個小本子，一字一句的說：「這個麼，據我們修防處統計，蔣介石的飛機從五月十二到六月十二，在第四修防段就轟炸了十二次，還丟了一百磅重的炸彈，掃射了六十四次，打死三個堤工，抓去兩百多人。」他說：「不管怎麼破壞，堤總是要修，蔣介石破壞一回，老百姓就多給他記上一筆賬」。

飛機打了一陣機槍，一無所獲的跑了，人們又開始了緊張的勞動。一個穿黃色粗布軍服的人走上河堤，農民們立刻歡呼鼓掌：「咱們的縣長來了，歡迎！歡迎！」陳縣長找到一輛小車，和大家一樣的推土，急和他的通訊員展開競賽，不久，汗水就濕透了……

一個老太婆推着一小車土，上了河堤，高聲喊着：「鄉親們，飯都涼了，歇歇工吧」。幾個人跑到她身邊，半開玩笑的問：「村長，你這管領導作飯的，推着車子幹什麼了？」「我要」她說：「叫你們來吃飯，順手推一車土」。

我對這位老村長，感到很大的興趣，好奇地問她：「娘兒們也來修堤了」，「同志」，她說：「修堤的男人出來三十萬，家裏的活也不能荒了，我們女人家來了一些給他們作飯，大部份都留在家裏鋤苗、抬田……。」

（新華社晉冀魯豫電）

蘇允許留華蘇僑 在今年內歸返蘇聯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蘇聯駐華總領事館於六月卅日發表聲明：「蘇政府已公佈命令，允許僑居中國之三千戶蘇聯公民及其眷屬，在年內歸返蘇聯。」[illegible]此一數字，其總數約一萬八千人，其中大部份居於上海、天津、北平等地，……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五已開始辦理登記。蘇政府保證……僑民返國……糧食及其他必需品之供給……上海蘇聯總領事館於一日開始辦理……（以下模糊）

蔣區文化教育零訊

成都大學訊：五月二十九日經記者小天竺街時，見外南一年約三旬之女人，蹲在街旁，擺一張畢業證，一張文憑，……河南大學畢業生，該女人有學者的風度，談吐文雅，自稱教書……只有行乞度日，……不勝慘愴。

四川樂山縣城青年……，家貧無法生活，乃在……拉洋車謀生。

河南魯山縣私立……

廣州中山大學……生物系教授……省立文理學院教授……，因收入不敷維持……生活……

河南中學……學生與該校自衛隊士兵口角，被該隊長全隊官兵包圍，以機槍掃射，學生死一人，傷者十二人。

安徽省立……中學教員……因生活艱難……自殺……

（右邊欄尋人啟事，部分被裁切：周一、胡（江）、高同志、郝秋兒、計同志、國同志、林孝三……）

貧苦婦女們挺起腰桿了

——記保德扒樓溝婦女在控訴大會上——

刀戈

殷頂順媽媽鄧潤珍，當前年夏天從地主張祁家門前路過時，張之弟媳婦陳玉梅（當時任行政村婦救秘書），和家人在門口坐着歇涼涼，看見鄧潤珍走過來就蔑視的說：「看後寨（小村名）婆姨土眉灰眼，灰軸捧。」鄧潤珍聽見，心裏生氣，却不敢說。

去年秋，鄧潤珍同着變工的幾家在場裏打場，因口袋不夠用，衆人要她到張祁家去借，她到張祁家怯怯的問：「大娘！你家口袋在家嗎？我使喚一下。」張祁婦答：「在油坊裏，你過去拿吧」，她正要到油坊拿時，陳玉梅變臉的說：「屎也不屎你，後寨土眉灰眼婆姨還來還要借口袋」。鄧潤珍垂頭喪氣回到場裏說：「埋人哩，口袋沒借上，還叫人家把我罵的沒了個興。」

此次鬥爭大會上，鄧潤珍下命令般的說：「春蜜婆姨（即陳玉梅），過我這來！」當她一站起來，鄧潤珍給前兩步，撕着她的領口氣憤的說：「這可有說話的權利啦，那會你罵姆娘土眉灰眼，灰軸捧，有的事沒有？」她答：「有的事」，鄧潤珍眼睛冒着火星，又問：「爲甚要那末罵人？」她說：「咱們有錢有勢，看不起你們窮人。」鄧潤珍彎了腰從地上掬了兩把黃土，抹在她油頭粉面的臉上：「我們土眉灰眼是勞動讓上的灰塵，你孫子剝削窮我們，卻油頭粉面，今天把你的臭架子卸下來吧！」陳玉梅灰溜溜的站在那裏，像土神爺一樣。

×　×　×

外來戶翁高橋婆姨，一把扯過地主張祁婆姨說：「我三年給孩兒刨閒下個布衫子，也被你偷去。六月裏偷去，我孩兒添肚子跑到八月裏。要不是你家弟媳婦做證人，你還不認賬呢」。翁高橋婆姨切齒痛恨的發問：「你要甚有甚，爲甚還要偷我家孩兒的布衫子？你講：」一圪嘴婆姨怨忿的說：「她是狼心狗肺！」高橋婆姨繼續控訴：「我以前住在谷香子家，你挑撥說：『那些人住下沒用，熬酒不燃，溫的不臭，叫起身吧』，不起身把後鍋搬了，谷香子沒有聽你的話。要聽了你的話，我一家數口子還有啥活法？以你說，你是甚的心腸了？」接着高橋婆姨又拉圓刺「的口吻說：「這陣住的你住處的房（去年調劑出來的。）你像蛇挑的往死的打，匠吧看你敢不敢。呸！」她啐了她一口。

高詩婆姨剛一訴完，張拉考婆姨玉蘭英站起來說：「我男人不在，我替我男人把一肚子冤氣出一下，」她伸出食指，指着張祁婆姨的鼻尖說：「我男人給你家受苦，你家吃的白麵、蕎麵，給我男人吃的高粱麵，涼水拌糠子，那年過節吃了一次撈飯，你家先吃了，把剩下的米湯藏起來要倒布，我男人從地裏回來，我的把米湯喝了，匠一下的把你的嘴頭，你大聲大氣的嚷起來，張祁過來訓斥我男人說：『你家是要喝米湯，不會喝上些涼水』，王蘭英對着張祁的質問道：『你爲甚常時不訓斥你家婆姨，專是要你米湯喝』。」布刷，挂飯，水不打開。張祁婆姨扭轉臉，又質問：「你家的狗也不吃，把你的心掏出來狼也不吃！」「呸！」

×　×　×

張凡蘭婆姨控訴張祁婆姨卑鄙無恥及奸詐鬼計的行爲，她說：「那年你到我家串門子，偷去我家門上掛的鎖子，有的事沒的事？」她用手推了張祁婆姨一下。張祁婆姨伸出狼爪似的手，向凡蘭婆姨打來，重一下激起婆姨們的義憤：「地主架子不倒，還打咱的人……」。會場當即騷亂起來，貧苦的被壓迫的婦女向地主婆姨撲了上去，揍了她一頓。

凡蘭婆姨繼續控訴：「我家和你家住在一個門上，你可糟踏人了，我從地裏回來，坐在門檻上吃飯，你隔牆頭扔過來「臭蛋」，掛在我的頭上。你知道我與檔撥出婆姨不和，要我猪婆他在欺侮我，挑撥我們爲仇，我害過怕，看見你站在那裏，我問誰往過婆「臭蛋」，你說不知道，究竟是誰扔的，是不是你」她說：「是我。」一圪嘴婆姨氣憤不過，說：「你才自挑撥哩吧！」會場上更激起了婦女們的怒火。

在挺起了腰桿的貧苦婦女們面前，地主婆姨像喪家落水狗似的，披頭散髮，低頭認罪。

太原敵後戰鬥故事散記（三）

七、搶煤隊成了我們的運輸隊

武工隊常是逼近到敵人的眼皮底下打伏擊，出其不意，給敵人的震動更大。五月底，保家隊的一部短小精幹武裝，埋伏在太五區店頭的村外，這裏是太原縣敵人運輸炭的地方，每天有十幾個牲口十幾個人替三五支隊到渴峪煤窯上馱煤，保家隊就埋伏在這裏，距太原城數里村外山頂又是碉堡，這是很危險的地方，可是我們的保家隊埋伏的很好，任何人都不知道。

早飯時候，有十幾個勾子趕着四個騾子，三個毛驢，從溝口進來，四段伏部隊一擁出去，就給除如剛裏的木偶一樣，目瞪口呆，順順的按保家隊的命令，飛快的轉向邊山來了。

保家隊就這樣一槍未發獲了四個騾子，三個毛驢，還有十個趕牲口的勾子。

××張　雨××

地主惡霸化形記

一、賣地存錢裝小販，躲在小村無人管

離石七區西山裏村，地主王洪鎖（已死）的兒子，在本村有一百多畝山地，五十多畝水地，都是出租。離石辦放後，就將西山裏的地賣出大部，將七里溝的地全部賣出，只餘西山裏二十多畝山地，招一家移家種，一畝水地能賣七十塊白洋，加上山地共賣得四千多銀洋，去年看見別區同地主清算後，就把銀洋扭到七里溝隱藏起來，把女人娃娃搬去，自己扭上個小扭子賣手巾、牙刷、牙粉、胰子，都是零星東西，還自家發集時對人說：「地賣完了沒辦法了！不自己倒閒不行了」，別人問他：「你爲什麼不扭上個大扭子？」他說：「沒有本錢扭不起。」他在七里溝住了半年，又搬到張家莊溝內的半溝村莊，這個村非常僻靜，只有三家人家，從來很少有人來，村幹及公所評派差也很少派這個村的，他仍然扭上扭子，趕城關集，這樣他在西山裏的地只出幾顆財產稅，村中給他訂成貧農，到這裏更是一顆公糧不出，連差也不支。

二、好一個「無產階級」

車鳳有

三區車家溝村地主車鳳有，原有一百多畝地，招一家移家，自己獨種二十多畝，開過十幾年粉舖，在酒房與田家坡煤窯都有股份，粉舖僱過五個人，發兩個騾，村裏有一口井，他的粉舖獨佔不叫村裏人担水，迫的村中群衆到溝底去担水，一個老漢因下雪，路不好走，跌死在溝裏。事變後把地賤價賣出七八十畝，除下二十多畝自己種，四二年把粉舖也打折了，去年又給富農車鳳泰，當了半個工，和群衆說：「看我窮的變成無產階級了。」去年徵公糧時，自己要訂成工人成份，村裏幹部給他訂成中農了，鍋夾要出五石多公糧，去年只出一二斗，去年群衆要反他爲了井餵了的工錢，後來縣上說法令上不訂着，他開粉舖是爲了開生產（？），不讓反。

石明三的轉變

李文波

通訊員孔賢寬說：「快去看看石明三吧，又在講演呢！」大家到了馬號見石明三果然揩手劃腳的訓話：「老子參加五月反掃蕩，餓也經過大生產，除首長以外數我資格老了，你們孩子們說：『當然』，丙比不上老石先生咱！」律的老祖宗，你說呢！」「虎！」來。

自己一年老石，你也正在討論，料那不是經常偷老燒的檢馬，石明三歸說紀律：「爲了公家呀！」是「那一條布袋子，偷人家一條布袋子，跟發了六百塊錢是偷在家裏了，偷人家出發你裝着病，回來了跟兩個西瓜是偷的，……」小張且一甚下了，他嘴出來了，一下，石明三都不等他說完就綠，見落一手了，到了他事務處，一見桌子上放着個酒壺，的香氣，是往鼻子裏鑽，知道這的，是給英雄住的，準備的一回，自己走到台上，才一頭想，就把花生，顧不了半兩酒吃，可便抓了兩把，跑出去了。誰知道後悔呢，一口氣把兩口又喝了，同去喝了一會，越喝越光，得勁，一口氣酒似的，了。肚子裏像饞似的。

見紀律的老祖宗。」管員說：「他這個，叫他今天，可他罵從來沒有紅着臉，犯紀律是我的，別了，你給我出一「石明三，不少呀！你改，說：「能不能改」一時，改了我這狗話也回去，「一走，石明三說……」就拉着他，走了，你說話就發言，他們把他來開，她馬號裏有點心，舉一長了和，他一管，他號像，無論長，也把你，選上……

石明三就開始學習，舉着號長馬管理員有論，他從這開始，可是三番五次的提到紀律，說他，大家都說他好，馬號的選舉，他當了模範，反對自由，不來，提起過，就說「他」，又多年，石明三虎，犯錯誤，他多少年，老了，差不多。

一個人說的，是他一個紀律，好！」石明三說：「……老祖宗」，這兩天已是就了，大家就說，自己的，很難受，天天就發亮。

大聲叫道：「石明三！教導員叫你們等會來，馬夫英雄只得說：「石明三英雄們，馬吃！」石明三，拉出去一見，英雄和個，戴紅花，一個一個的站着，你好握手，看見我們，戴花的，也白握了，教導員把紅布的，就握了石明三的手，他們說，痛的人，也讓接石頭，明三的手。

時間一半天，大家又不住，把石明三想起來，管理員說，氣得他拉着就走了，他一來，「在你們給我看，」一頭喊：「叫人家推出去，去吧，」石明三急得不推門，「他已經了，把事做了，這會兒」，再從石明三，大家動一動，不是半天，他就一聲不吭了，可是，他的一口了，又回想，一會兒號馬，「哇！」說話的地方，馬號的人看，下部還不好，他知道一樣不得了，叫他到處吃飯，他還說：「我你們不哭，」管理員是你，想不到，個人……

「是不是管理員，你是的」，勸了他一句話，「一下，大家都說他一句，他心裏，不，也不去，一石明三巳說：「你去了」，他說：「怪我自己！」石明三想了想，他會看見員了，就說要改，我們管理員，要管紀律就好了，他就想着員了，就跑了去，石明三聽到了紀律的，「石明三，又回來了！」

石明三，大家都說，犯紀律了，石明三，再不了，管理員說，把我打了，他也嚷着，「宣傳鼓動」，自己不犯紀律，來！，……一、永不犯，二、幫助飼養員，三、多割草，打掃衛生，他向大家保證，表揚了他的決心，管理員說他這次計劃全部實現了，石明三的轉變也就一下子，大家都說他是好樣的，試試看，他可從肉菜給一塊，石明三想的多吃了些，自己不想吃，就是這樣，明三少吃了一口，肚子沒有飽，打了，他吃了兩天，是才吃了一頓，都給了他，有個伙夫說：「石明三，你少吃多打」，吃了一口。

過，那天，紀律的，給石明三，老鄉把水挑了，才說，老鄉扭成了再一個，到老鄉的大娘家去，看見在院裏推碾的，他一個一夜，住在那年，他說他要去看不要，老鄉叫他，他就去推碾，一到了晚上，他拿着一個被子，給老鄉的大娘，借了三四個，老鄉回來，他定要送，自己住的房子，不用，放了，他又燒火，幫老鄉，揀木柴，大家都說他是好樣的。

行軍時，他背的東西多，救過的人不少，二十多天了，他把大部的東西，全背着，營長也說他好，大家都說他是模範，他也大大的提高了，全營的人都說：「石明三變了，」他從此又是個模範工作者了，現在他又當選了模範工作者。

「無價寶」

王興邦

從前有一個老漢，在一個地主家裏熬了一個月，工錢是十二塊。地主說：「你在這裏只熬了七個月，你不會做工，你就是一個窮漢，不知就算了，我的錢給你一把銅錢，」老漢說：「那不行」，地主說：「一不受就算了，原來我的一把銅錢子是無價寶，算了我的家裏，不受就算了。」地主家的人說：「不給他個吃的嗎？」地主說：「給他一把燒火棍」。老漢哭着回家，把燒火棍拿回去了。

給地主受了三年，不起這樣的「無價寶」，只好又吹燈算了吧！

副刊